

未来的文艺创作,不是人与机器的对立,而是技术为用、人文为核。工具可以借力,效率可以提升,但创作的主体、思考的深度、作品的温度,必须由人亲手塑造。在这个极速量产、符号泛滥的时代,“手搓”之所以愈发珍贵,归根结底是因为它守住了文艺最珍贵的核心:真实的生活、独特的创意、滚烫的人心和恒久的匠心。算力或可制造流量爆款,而“手搓”方能成就恒久的经典之作

文艺创作为何呼唤『手搓』

□ 汤俏

人工智能的快速普及,正在重塑当前文艺创作生态,我们正经历一个前所未有的极速生产时代,机遇与风险同在。AI大模型深度介入网文、影视、游戏、微短剧、短视频等各类文艺赛道,一键生成、批量出稿、模板化量产触手可达。以往需要数日构思、打磨的剧本、文案乃至影像内容,如今依托算法短时间内便可批量落地。技术极大降低了文艺创作的准入门槛,人人皆可一键出片、一键成文,内容产量迎来爆发式增长。但高速增长的背后,是文艺质感的普遍滑坡。打开各大内容平台,千人一面、套路重合、情感空洞悬浮的AI生成作品随处可见,作品数量越来越多,可是能让人记住、共情和回味的却愈发稀缺。正是在今天这样一个技术唾手可得、算力无所不在的时代语境下,文艺领域的“手搓”创作才更应该被重视与呼唤。

AI文艺生产的核心优势是效率,但其与生俱来的局限在于创作主体情感与生命体验的天然缺失,而这两者正是文艺创作最宝贵的资源。人工智能的创作逻辑,是基于全网存量语料的概率拼接与范式复刻,它没有具身经验,也没有独立的审美判断。现有技术条件下AI可以整合当下流行的叙事、热门的意象和成熟的桥段,通过精密的计算生成逻辑通顺、辞藻华丽的文本与画面,但AI却只能完成符号重组,无法创造新生。这也就解释了当下文艺市场的普遍困境:为什么大量新作看似整饬完备,却冰冷空洞、缺乏温度。算法对真实与虚拟不作区分,亦不能感知生活的苦难与温柔、体悟岁月的沉淀与人间烟火。因此,AI创作是一种无主体的、悬浮的、复刻的符号生产,天然缺少扎根现实的泥土气和直击人心的情感力量,也就是文艺创作最核心的“活人感”。

这种技术主导的创作模式,进一步加剧了文艺创作的同质化趋势。算法的底层逻辑是择优复用,只会不断复刻市场验证过的热门范式或者套路,悄悄压缩了文艺创新的精神空间。当越来越多的创作者选择依赖算法模板批量生产,那些愿意沉下心来扎根现场、反复打磨的“手搓”创作,自然就成了稀缺品。

今天我们讨论“手搓”,首先要破除一个认知上的误区。当代文艺语境中的“手搓”,绝非守旧复古、抵制技术、拒绝效率,而是拒绝将创作主权让渡给机器,重新确立人作为创作者的主体地位,坚持以扎根现场的具身经验和匠心打磨来对抗算法的符号复刻、数据悬浮与审美趋同。这是技术赋能时代的主体自觉,它清晰界定了人与机器的创作边界:技术可以作为辅助来提升效率、补齐短板,但作品的主要创意、精神内核、审美表达和价值立场等核心元素必须始终由人来主导和把控。

AI微短剧《霍去病》年初引发热议,可谓“手搓”创作的典型样本。导演杨涵涵把自己的创作方式总结为“手搓”定魂加工业化提效,既不排除AI工具,却也绝不依赖AI惰性。在《霍去病》的创作过程中,大场景群像、远景铺垫、画面填充等机械性、重复性工作交由AI完成,极大压缩了制作周期、降低了创作成本;但整部作品的叙事框架、人物精神、历史气质、核心镜头、情绪节奏,则坚持由团队人工打磨。杨涵涵曾直言,完全依赖AI自动生成的作品,本质只是素材堆砌的电子演示文稿。最终让《霍去病》在众多流水线AI短剧里脱颖而出斩获口碑的,还是人工打磨的精神内核、亲手校准的艺术气质,是创作者牢牢守住的主体创造力。《霍去病》的实践恰恰印证了“手搓”创作的核心要义:技术可为器,但艺术的灵魂在人类情感与创意;工具可借力,然创作主体性不可让渡。

或许可以这样说:“手搓”的独有价值,在于具身抵达的真实可感、闪耀魅力的艺术个性以及精工细作的匠心独运。近来不断实现口碑速增、强势出圈的优质文艺作品,无一不是“手搓”创作的生动实践,与流水线AI作品相比可谓高下立现。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动人力量的,便是来自“手搓”式的田野深耕。影片聚焦侨批文化与下南洋华人的家国乡愁,没有年代体验的主创团队,并未依赖网络二手资料拼凑叙事,而是耗时数年走访海

内外老华侨,打捞民间侨批家书、记录真实口述历史,用第一手现场素材搭建故事根基。影片中真挚、厚重的亲情与家国情怀,是悬浮的算法文本无法生成的人文温度。“外卖诗人”王计兵曾坦言自己为了创作诗集《低处飞行》,曾做过60份调查,面对面采访了140多位外卖小哥,了解他们生活中真实发生的故事和喜怒哀乐,正是这份来自劳动者群体中最鲜活的生命体验为他的诗歌带来生命,也赢得了大众的认可。

当前,我们正处在一个创作零门槛、内容无限丰富甚至过剩的时代。技术抹平了创作的壁垒,却拉大了机器量产与人工创造的价值差距。当同质化、空洞化、模板化成为行业常态,稀缺的不再是内容数量,而是真实的体验、独特的思考、鲜活的人情与独创的表达。人们禁不住追问:那些饱含人生经历和情感体验的“手搓”创作为何愈发珍贵?如何才能守住文艺创作的温度与独创性?

“手搓”珍贵,贵在以身体真实对抗算法悬浮。AI不懂得普通人的困顿与坚守,不懂得市井烟火里的细碎温暖,不懂得时代变迁里的峥嵘岁月稠。而“手搓”是创作者用脚步丈量土地、用真心感知生活、用体悟滋养人心的创作。《给阿嬷的情书》的家国温情、《主角》的命运沉浮与人性微光,都来自真实的现场体验与长期的人文浸润。这种扎根现实的真实质感,是文艺打动人心的根本力量,也是AI无法复刻的核心竞争力。

“手搓”珍贵,贵在以个体独创打破算法同质。文艺的生命力在于多元与独特,而算法的宿命则是趋同与固化。AI追随热点、复刻爆款、迎合数据,不断加固审美套路,扼杀创新突破。而“手搓”创作融合作者的人生阅历、审美视角与思想认知,天然具备差异化、个性化的创新活力。同为传统文化题材,《ENEMY》写乱世家国、热血风骨,《吉时已到》写昆曲意境、至情唯美,风格迥异、各有风骨,为短剧赛道注入多元审美。在千篇一律的流水线作品中,独一无二的个体创造显得尤为稀缺珍贵。

“手搓”珍贵,贵在以匠心坚守对抗技术惰性。AI带来极致便捷的同时也滋生创作惰性,不少创作者忽视实地调研,放弃思考打磨,依赖指令、套用模板、堆砌数据,沦为算法的附庸。“手搓”创作正是对这种工具惰性思维的主动反叛。它坚持逐字推敲、反复打磨、深耕细作,用人工匠心守护作品的精神厚度与艺术质感。“手搓”的“慢”不是低效复古,更不是故步自封。“手搓”反对的不是技术,而是技术异化带来的主体迷失、创意僵化与审美趋同。在人人追求速度与流量的时代,愿意“慢”下来已成为稀缺的行业品格。这是对文艺创作始终心存敬畏的品格——愿意花时间沉下去用心打磨,把作品做扎实。

《咬文嚼字》2025年十大流行语中,“活人感”和“预制××”同时入选,折射出技术洪流下人们对于真实鲜活的集体诉求和对于标准化、去个性化的拒绝。而在制造业领域,海信正在用自身实践定义“不被技术浪潮推着走,要成为浪潮本身物理底座”的某种可能。不同领域的选择其实昭示的仍然是技术理性与人文精神之间的博弈与平衡。今天我们珍视“手搓”创作,不是否定技术更新,更不是逆时代而行,而是要在算法全面渗透的时代,守住创作的本质与初心。无论是行业的理性探索抑或现实案例的精品突围,均可见出优质文艺作品的共性。

未来的文艺创作,不是人与机器的对立,而是技术为用、人文为核。工具可以借力,效率可以提升,但创作的主体、思考的深度、作品的温度,必须由人亲手塑造。在这个极速量产、符号泛滥的时代,“手搓”之所以愈发珍贵,归根结底是因为它守住了文艺最珍贵的核心:真实的生活、独特的创意、滚烫的人心和恒久的匠心。算力或可制造流量爆款,而“手搓”方能成就恒久的经典之作。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亲手“搓”出的作品更珍贵

□ 覃皓珺

“手搓”的再度兴起,本质上是对流水线套路、算法投喂模式的纠偏,也是人文精神对工具理性的回归。它提醒我们,创作的终极目的从来不只是产出,更是表达;不只是效率,更是触动

设想再过几年,人们打开视频平台,或许会为一条标注“真人实拍”的短视频驻留片刻。当街头手艺人俯身雕刻一件器物时,路人会因那份久违的拙朴而心生喜爱。批量化、标准化生产的事物如潮水般涌来,那些由双手亲自“搓”出来的作品,反而更显珍贵。

更低的成本、更灵活的方式、更个性化的表达……“手搓”为文化、经济等领域带来更多新的可能。从越来越多非遗代表性项目传承人走红网络,到“小而美”的自研科技产品得到市场关注,“手搓”兼具着匠心与创新,突破传统手工制造的概念,向科学技术、数字经济等多元业态破圈生长。拼豆、造景贴纸、手工陶艺、人文剪辑、独立科创……年轻人正用双手“搓”出一个又一个热点。数据显示,近一年来与“手搓”相关的社交媒体讨论量增长了数倍,各类手工体验工坊、独立创作空间也在各大城市快速兴起。

热度攀升背后,绝非简单的跟风。当下,人们正越来越重视“人”的主体性,重新读懂融入生命体验的创作,其中承载的独特价值与人文温度是多么重要。人们追求“手搓”与其说是一种退守,不如说是一种前行,人们在技术的包围中,寻找一种让自己仍然“在场”的方式。

“手搓”与“非手搓”的分别,不在于是否使用工具,而在于人的在场、心的主导。这里的“手”超越了身体一部分的概念,而是主观能动性的延伸。所谓“非手搓”,大多是数据驱动、机器主导的标准化量产模式。当创作不再源于创作者的内心感悟,而是依托大数据复盘行业规律、测算用户偏好、复刻热门范式,创作者就可能沦为流水线的打工仔、算法指令的傀儡。过度追求零瑕疵、高适配、稳流量,很有可能消解了个体创意的独特性与艺术表达的偶然性。

比如,一部剧集的“爽点”密度由数据团队精确计算,一部小说的情节转折被拆成标准化的“情绪单元”。效率高了,产量大了,作品的面目和风格却越来越模糊。它们精准、流畅、挑不出毛病,却像流水线上走下来的工业品,每一个都周正光洁,唯独少了人的指纹与温度。大数据又把这套逻辑推进一步,平台用算法捕捉用户的每一次点击、每一次快进,把亿万人的偏好换算成模型,再回过头来告诉创作者“该怎么做”。创作不再是作者心里长出来的,而是从数据里推算出来的。这样的作品确实保险,确实有流量,但它们不过是对既有口味的反复确认。试问,你有多久没有被一部作品意外地击中过?

人工智能的普及,将这场效率革命推向新的高潮。在算法擅长剔除冗余、规避偏差、复刻规律的当下,许多创作也被筛选掉了稚拙与灵光。那些不被数据看好的表达、无法被归类的思绪、即兴而生的创意,恰恰是艺术创作鲜活而动人的一部分。“手搓”的再度兴起,本质上是对流水线套路、算法投喂模式的纠偏,也是人文精神对工具理性的回归。它提醒我们,创作的终极目的从来不只是产出,更是表达;不只是效率,更是触动。

“手搓”之美,美在预期之外的惊喜。标准化量产追求绝对精准、全程可控、结果可预判,最终陷入“完美却平庸”的困境。“手搓”创作坦然接纳不完美,转场的些许生涩、界面的朴素粗糙、器物的细微参差,都是人的手感、呼吸与即兴思绪留下的真实印记。算法追求绝对不出错,手搓敢于拥抱不完美,正是这些脱离模板、跳出套路的细微偏差,造就了独一无二的作品质感,让冰冷的创作载体拥有了鲜活的生命力。精准只能复刻过往,参差方能诞生新意;流水线造就雷同,“手搓”成就唯一。那些看似缺陷的地方,往往藏着一部作品最动人的秘密,那是只有人才能留下的、带着

体温的痕迹。

“手搓”之美,美在身心投入的共鸣。中国传统艺术理论讲“心手相应”,说的正是手与心之间那条看不见的通道。一个拉坯的人,凭借指尖感知陶土的干湿软硬,加水多少、用力几何,全在经验与直觉之间瞬间完成。人人都能创作,却因各自的心境与体悟,造出截然不同的作品。手从来不是听从大脑指令的简单工具,它有自己的感知力与判断力。AI生成的内容里看不到一双手在某个细节前的犹豫与试探,看不到因为灵感突至而手指骤然加速,也看不到反复修改后终于落定的那一声轻叹。真正动人的作品,往往留着这些身体的印记,留着创作者的呼吸与心跳。这是身体在作品中的“在场证明”,是机器永远无法复制的感受。

“手搓”的火热,还来自一份内心踏实的参与感。每一次付出都有回馈,每一分耕耘都有成果。这份“做了就有回报”的笃定,来自“手搓”带来的那份微小却坚实的可控空间。在这里,一个人可以确认自己的价值,可以实实在在地感受到“我在”。一张拼豆作品完成熨烫后从模板上揭下来的那一刻,一段亲手剪辑的视频渲染完成按下播放键的那一刻,一个自己编程的小工具第一次顺利运行的那一刻……这些瞬间之所以动人,是因为它们用最简单的方式证明,亲手做成一件事的过程本身,就充满价值、值得骄傲。

回望历史的远景,人类从诞生那天起,就靠双手创造着面向未来的一切。从岩壁涂鸦到绘制星图,从青铜浇筑到活字排版,从丝路织锦到航海罗盘,文明的每一页印记,都离不开人与技术的协同共进。那些人类在三万年前用手画在洞穴壁上的野牛与鹿群、线条粗犷却生机勃勃,告诉后人“我曾在这里活过”;商代人用手刻在龟甲上的卜辞,笔画刚劲而虔诚,不只在追问天地,也在确立自身;唐宋年间诗人们用手写下的诗篇,笔锋游走间气象万千,字字句句安顿着他们敏感的心灵。敦煌壁画没有留下画工的名字,但每一根线条里都有他们当年的呼吸。景德镇的瓷器、苏州的刺绣、徽州的雕刻,每一件传世之作的背后,都凝结着匠人指尖的温度。这些作品之所以能够穿越时间抵达我们面前,不是因为它们符合某种数据模型,而是因为它们在每一个细节里都留下了“人”的气息。

时代更迭,不变的是创作初心。珍视“手搓”的价值,并非摒弃工具的便利,而是在协同创作中寻找平衡。从捏泥刻木、笔墨丹青这样的老手艺,到视频剪辑、程序开发这一类新技术,“手搓”的核心始终是以人的心意主导、亲手践行。今天的年轻人正在经历一场从“买什么”到“做什么”、从“拥有”到“创造”的转变。他们不愿只做被投喂的消费者,更想做个性鲜明的创作者。个体的审美、趣味、情绪都在那件小小的作品里有形了。它们不是数据模型推算出来的必然,而是从心里长出来的礼物。

当越来越多人追逐精准与高效时,“手搓”创作的价值在于为时代留存一份温柔的松动。它提醒人们,世界不止数据与效率,更有情感与温度、传统与匠心、热爱与坚守。守住指尖的温度,深耕内心的热爱,让创意扎根生活,让作品承载真情,方能在智能浪潮中留住创作的本真,展现文明的底色。

“手搓”的流行,或许是我们留给未来的宣言。哪怕一切都可以自动生成,依然有人愿意亲手去做。“手搓”的事物中,藏着创作者的心跳、呼吸和思考,藏着算法算不出的生命力。也许技术会无限趋近人的思维,但让人文之美、创造之力穿越时光的东西,始终是我们本身的价值。

(作者系北京评协视听艺术委员会委员)

